

史诗笔法，全面展现屯垦戍边中兵团历程  
口述纪实，深度揭示风云际会下荒友命运

# 生命中的兵团

下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生命中的兵团

下

朱维毅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生命中的兵团：全 2 册 / 朱维毅著 .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8  
ISBN 978-7-5100-4866-1

I . ①生… II . ①朱… III .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076 号

## 生命中的兵团 ( 上、下册 )

著 者：朱维毅  
出版统筹：郭 力  
责任编辑：夏 丹 杨林蔚  
赵鹏丽 马红治  
营销编辑：朱利伟 侯 静  
版式设计：刘敬利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100010  
电 话：010-64038355 ( 发行 ) 64015580 ( 客服 ) 64033507 ( 总编室 )  
网 址：<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wpcbjst@vip.163.com](mailto:wpcbjst@vip.163.com)  
销 售：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70  
字 数：1200 千  
版 次：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4866-1

定价：128.00 元 ( 含 DVD 一张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

# 目 录

|                   |     |
|-------------------|-----|
| 第十一章 黑土地的脊梁·····  | 533 |
| “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  | 535 |
| 万道涓溪汇铁流·····      | 556 |
| 没有血缘的亲人·····      | 570 |
| 好连长·····          | 594 |
| 第十二章 知青官·····     | 605 |
| 女儿当自强·····        | 607 |
| 我的连队我的兵·····      | 620 |
| 从兵团开始的长跑·····     | 633 |
| 第十三章 艺术的星空·····   | 650 |
| 宣传队里的武林人·····     | 652 |
| 濮存昕：兵团给我承受力·····  | 656 |
| 笑面人生——姜昆·····     | 668 |
| 从美院附中进“兵团美院”····· | 682 |
| 小画家的心路·····       | 702 |
| 白毛女宣传队·····       | 711 |



## 第十四章 左右之间..... 736

|                  |     |
|------------------|-----|
| 有一种包袱叫“出身” ..... | 738 |
| “黑龙会参谋长” .....   | 747 |
| 父女两代人的北大荒 .....  | 750 |
| 逝去的美丽 .....      | 761 |
| 兵团蒙难记 .....      | 770 |
| 两代人的选择 .....     | 783 |
| 自投落网的“黑后台” ..... | 792 |

## 第十五章 名誉与情欲 .....

799

|                   |     |
|-------------------|-----|
| “这根弦我们绷得很紧” ..... | 801 |
| 记忆中的阴影 .....      | 809 |
| 枪声的警示 .....       | 828 |
| 倾听历史的回音 .....     | 839 |

## 第十六章 青春的墓碑..... 845

|                 |     |
|-----------------|-----|
| 她们永远与大江相守 ..... | 847 |
| 火光就是命令! .....   | 873 |
| 难忘“11·7” .....  | 894 |

## 第十七章 潮 落 .....

942

|                   |     |
|-------------------|-----|
| 条条道路通城市 .....     | 945 |
| 换个地方再姓“农” .....   | 963 |
| 举国围观的“黄刘之争” ..... | 981 |

|                |      |
|----------------|------|
| 第十八章 找回岁月..... | 1003 |
| 体制内外 .....     | 1005 |
| 生活困境的进出 .....  | 1023 |
| 最后的掏粪工 .....   | 1031 |
| 边疆的知青校长 .....  | 1038 |
| 留在心中的故乡 .....  | 1043 |
| 我们这一代 .....    | 1066 |
| 后记 生命中的兵团..... | 1079 |

## 第十一章

# 黑土地的脊梁

以 1947年6月筹建宁安农场为标志，国营农场史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正式开启。而成就这部历史的基本元素是什么呢？第一是黑土地，第二是人。

开发和建设北大荒不是一群人的独立行为，这里面有国家的组织，财政的调拨和人力的投入，其中人力的投入是最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人，所有的机械放在北大荒都是废铁，所有的货币都要被风雪吹走或被沼泽淹没。要想把国家的物质性投入转化为一个中华粮仓，中国需要一大批植根于黑土地、献身于边疆农垦事业的人。

截止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国家有计划投入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人员，大体上分为6种人，他们分别是：转业军人、大中专学校毕业生、青年垦荒队、关内外的城乡移民、中央机关“右派”、劳改劳教人员。他们到达的日子不同，移民的身份不同，在垦区驻留的时间长短也不同，但他们都对建设北大荒这个中国大粮仓发挥过作用，挥洒过血汗，付出过自己最好的年华。其中给知青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把一生都交给北大荒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老职工”，在兵团组建初期，兵团管理的垦区内共有25.5万这样的人。

和下乡又返城的知青相比，植根于黑土地的老职工们在更多意义上承载了北大荒的发展史。让很多知青至今仍视为事业起步点的北大荒的基层社会，正是在这些老职工的手上一点点构筑起来的。

就初到北大荒时的生活艰辛而言，知青和老职工处于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



那些让初到北大荒的小知青们失望得痛哭流涕的老连队，其物质条件已远比老职工们初到北大荒时好了很多。很多老职工是在马架子、地窖子之类的最原始居住条件下开始了在北大荒的生活。他们在荒原上从无到有地变幻出的那些令大批知青倍感城乡落差的土里土气的宿舍、食堂、连部、水井、机房、牲畜圈、泥土路、大地块……奠定了知青们新生活的起步基础。

老职工是先驱者。无论大多数知青初到老连队时对环境如何不满意，那是老职工们在和知青同样年轻的岁月里用血汗甚至生命打出的一片江山。

老职工是引路人。无论那些被分进新连队开荒建点的知青们吃了多少苦，他们毕竟还有老职工们的带队和经验可以依托。

老职工是扎根派。无论知青在政策变化时是决定返城还是留下，告别北大荒前往城市谋生的那条去路在当年都和老职工们毫无关系。

同为北大荒的垦殖者，老职工们身上的担子要比知青更多，更重，也更持久。他们没有知青经受过的城市文明熏陶，没有接受过知青所拥有的城市学校教育，也没有知青和城市之间的那种深厚渊源。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可以借助文学向社会和后人讲述他们在北大荒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受，因而成为了一代沉默的创业者和建设者。他们能做到的，是在北大荒适应环境、经受磨难、繁衍后代、一生付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

然而，这批文坛上的沉默者在知青心中并不平庸，这不仅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撑起了中国这片黑土地上的农垦事业，还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了知青为人的楷模，行事的标杆和思念第二故乡的具体对象。

在我先后两次插队的过程中，我和当地的农民相互间都没有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精耕细作式的山区小农业生产，并不需要补充知青劳动力。相反，我们还要在十分有限的当地收入中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插队知青终将离开农村这一点，也注定了农民们要把我们视为山村的匆匆过客。有了这两点，知青和农民之间就有了一种距离。

但在北大荒的情况不一样。大家都是移民，没有主宾之别；大家都拿工资，没有利益纠葛，国家在很长时间内对拿工资的兵团知青并没有再行分配工作的计划，这也使得知青们有在较长时间内和老职工们相处和相通的条件。

兵团的半军事化式管理，造成了老职工和知青之间远比农民和插队知青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广袤黑土地的野性和包容，又为他们的感情融合提供了环

境的条件。在大地块、大风雪、大森林和大荒原中的团队式进取，更容易让来源迥然有别的这两批人逐渐结为命运的共同体，使他们相互成为了对方生活中的一部分。

这种在特殊条件下渐进的城乡交融过程，催生出了知青和老北大荒人之间的特殊感情，其深厚程度，是今天城市里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也很难再有的。

## “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

在实施“屯垦戍边”的国策的过程中，把军人变为垦荒移民在效率上无疑要大大超过对其他移民的组织，其优势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6条：

第一，转业军人经受过作战训练，可较好实现戍边任务。在边疆临战之际，这些人可以最快速而有效地进入准备战争的状态，向上可配合边防部队的军事行动，向下可训练没有军事经验的边民形成战斗力；

第二，军人在部队的长期训练下形成的任务执行力、集体认同感和行动一致性，可确保这些人在承担大规模开发任务时最大程度地做到动作整齐划一，因而特别适合用来突破创业期间的各种难关，快速实现国家的开垦布局；

第三，把军人变为垦荒移民，在动员时可最大程度利用军人在部队形成的服从命令的行为惯性，从而达到社会移民难以企及的集结效率；

第四，用军垦模式，有利于按照国家的整体需求实现集团性移民，同时大大减少因分别处理军人复转带来的安置工作量；

第五，在军队人员构成以农村兵为主体的国情下，给主要来自关内农村的转业军人赋予农工身份，发放工资，相对于让他们返回地少人多的家乡务农，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一种转业安排，易于开展动员和实施派遣；

第六，中共步步壮大的历史，也是其军队步步开拓的历史。从在江西开辟根据地，长征中开辟新通道，抗战时开辟解放区，到夺取全国时开辟新战场，这支军队已形成了不断迎接新环境和新任务挑战的传统。把成建制的部队人员投入北大荒农垦，有利于发扬中共军队的这个传统，组成一支开发边疆的突击力量。

事实证明新中国的军垦部署是有效的。在知青大批进入垦区时，开垦北大荒的主体任务已经在老转业官兵的手上完成。这些人有一连串特有的名称：解放兵、老铁兵、



农建二师、“十万转业官兵”……他们是为垦区的开发建设承担了最大牺牲的一批人。根据记述复转官兵开垦北大荒的《雄壮》一书记载，复转军人到垦区后死亡 2806 人（其中因公牺牲 234 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不足千人的知青死亡数字。

在知青下乡到黑龙江垦区之前，投身北大荒建设的最大一个群体是那个已成为历史符号的“十万转业官兵”。他们的 8.15 万实际总人数，超出了之前垦区接受复转官兵的人数总和。他们的到来，使北大荒垦区的复转军人的人数一举增至近 14 万人。

在《雄壮》一书中，“十万转业官兵”享受了整体英雄化的文学待遇，其人性特征被集中体现在了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态度上。就历史作用而言，“十万转业官兵”担得起这一待遇。但后人也不应该因此而忽略了他们在奔赴北大荒时在立场、态度、安排和最终去向上的差异。在评价某一个历史群体时，差异化的识别和交待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也更有利于后人解读在这段历史中的不同人生经历和感受。

事实上，在到达北大荒后一段时间内，“十万转业官兵”中有很多人因获得重新分配工作的机会而离开了垦区。根据兵团军务处在 1969 年 3 月完成的人员统计中，复转军人的总数为 45 854 人。从这个数字中去掉 1966 年 3 月转业到垦区的 10 769 名“66.3”复转官兵后，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参加北大荒开发的近 14 万人的各路老兵，在兵团组建初期时的总人数约为 3.5 万，其中“十万转业官兵”应不足 3 万。

在如此分析的基础上就有了结论：把实际人数为 8.15 万的“十万转业官兵”笼统地归为在北大荒“献了青春献终生”的一个群体，是一种大而化之的不严谨说法，真正在黑土地上生活到退休的转业军人，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

写兵团，必然要写这些在垦区沉淀下来的，并在兵团时期亲率知青在生产一线劳作的转业军人。在 852 农场，我迈出了走近这个群体的第一步。

在农场的招待所房间里，我见到了海军老兵王志民。老人能说会道，语言幽默，叙事的条理性很强，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他说：

“我是江苏沛县人，1936 年 8 月出生，1953 年参军后先到天津，后调赤峰，在那里待命入朝。因为朝鲜停战了，我就没过江。”

我插话说：“有个农场老兵和您的情况相同，也是到了朝鲜的边上没进去，别人说他是‘抗美援朝没过江，闹了一块纪念章’。我猜您后来上了军校吧？”

王志民笑了起来：“猜得不错。你肯定研究过 1958 年来农场的这批转业军人，其中从军校来的确实不少，多数人都是学到半路上让收拾行李奔黑龙江的。当时我在大

连的第一海军学校航海系学习，已经在海上实习过几次了。结果航海没航成，改到北大荒种地了。

“1958年4月1日，我们120个从海军学校转业的人到了密山。当时有的部队动员工作做得不到家，发生了一些问题。比如，预备6师给官兵们介绍北大荒时不讲真实的艰苦和困难，结果有一部分人到密山后一看当地的条件就大失所望，盯着副政委闹，说：你们骗人，我们到北大荒不但没住处，还要走着去农场。我们不走了！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第一，军人要服从上级安排；第二，出现问题怪不了党，是具体部门在执行中出现了问题。



图 11-1 从海军第一学校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兵王志民参加了1958年4月12日的密山大会，并曾在主席台前负责维持秩序。

“我们这帮人没跟着闹。我觉得，在我们之前到北大荒的那些老铁道兵才是最苦的，他们大多数是战士，到农场只能当一级农工，工资32块钱。我们这些人多数是尉官，起步工资比他们高。而且老铁兵已经把很多农场建起来了。”

我说：“有个老兵告诉我，铁道兵是成建制来的，士兵占多数，来农场后当兵的月工资32元，班长拿36.5元。而在你们1958年来的人里军官是多数，8万多人中有6万是尉官。少尉正排级改成地方行政21级，月工资拿60.5元。是这样吗？”

王志民说：“差不多吧。‘十万转业官兵’的平均工资标准确实比老铁兵要高。老铁兵刚来时几乎一无所有，要在荒原里平地起家。而且他们刚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光棍。一群光棍来到缺女人的北大荒，找对象怎么办呢？不少人只能回老家去‘骗’个老婆回来。说‘骗’，也不完全冤枉他们。他们确实不能全说真话。有的人说了真话，讲北大荒怎么怎么苦，人家姑娘一听就不谈了，反过来还要问：你是在部队犯错误的人吧？要不怎么给分到那么个地方，工资还那么少？”

我问：“我听说过‘十万转业官兵’在密山集结时有人闹过事，后来农垦部部长王震来讲了一番话才把他们动员去了农场，是这样吗？”

王志民笑了：“在密山集结时确实有一部分转业官兵不愿意往下走了，王震也确实从北京赶到密山做动员了，但是现在书上记载得不全面。说是‘动员’，其实他是把这帮哥们儿‘骂’明白了。我建议你朱作家啊，要写这件事的话，得把握把握分寸，我先照实了说啊。

“王震讲话的那场大会是在1958年4月12日开的，地点在密山火车站的站前广场。



我当时就在主席台下参与维持会场的秩序，对王震的话记得很清楚。他讲话有很重的湖南口音，差不多有一半话我不大听得懂，好在当时有人帮忙翻译成普通话，我给你学学啊。

“他骂的那部分话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我来看大家，也带着任务，就是动员大家扎根北大荒，建设将来的祖国粮仓。去，是完成使命，不去，是不行的！有人反对建设北大荒，这是他妈的右派言论，你想反对也是反对不了的！长征困难不困难？走过去了没有？我看咱们部队教育出来的干部是战无不胜的，我相信多数同志能响应党



图 11-2 1958 年 4 月 12 日的密山大会场景。从上图可以看出这次大会稳定军心、催动出发的意图非常明显。其一，一向习惯于身着便装视察垦区的王震这次穿上了上将军服以彰显军令如山；其二，王震亲笔书写的动员口号大字板被树立在主席台右侧；其三，主席台两侧的对联中有一句不容忽视的话：“领导必须服从。”

的号召，开发边疆，建设荒原！到北大荒的路比过雪山草地还难吗？大家能不能走？台下的人都来了劲，齐声喊：能！

“王震给我的印象很粗，但他讲的话是对的。”

为了查证王震“开骂”之事，我看了一些资料，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都没有提及王震骂人这件事。显然，写史的人不愿意让“十万转业官兵”无私奉献的开拓者形象受到损害。问题出在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认识偏颇：好人要好得纯粹而光鲜。堂堂“十万转业官兵”在开赴农场前理当群情激昂，不应该被“骂明白”，而北大荒农垦事业的主要驱动者王震也不应该骂人。所以，王震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是看不到的。多数描述这番讲话的文字，显示的都是激情四射、锦上添花式的鼓励。

但我相信王志民老人的讲述是真实的。当时数万人集中在小小的密山县城，临时安排的居住条件之简陋，和他们在部队的生活无法相比，农场的运输能力和道路条件又不能保证及时用机动车把他们疏散到各农场。前途的急转、新环境的艰苦和接待组织工作的混乱，合在一起会自然催化出不满情绪。而以当时“反右”运动刚刚结束的国内政治氛围、以王震上将的身份和个性，他不骂上一番反倒显得极不可信。关于他的这番训斥所针对的现象，除了王志民老人的讲述之外，也被少数正式发表的文章所证实。

2009年第4期《名人传记·老照片》专栏中写道：

王震将军在这次大会上，鼓励转业官兵要能吃苦，要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把北大荒建设好。但也批评了一些害怕吃苦的人，当场就撤了两名校官的职。

2012年第10期《中国农垦》的“王震在北大荒的故事”一文，对这次处罚军官的事件做了进一步的交代：

在这次大会上，王震将军鼓励转业官兵要能吃苦，要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把北大荒建设好。同时也批评了一些害怕吃苦的人，并当场撤了两名校官的职。原来转业官兵都由原部队派人护送到农场，办好交接手续，护送的军官才能返回部队。当时，南京军区有两名护送的军官（一名中校，一名少校），他们把战友送到密山，见到当时艰苦而混乱的情景，就“向后转”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王震得知此事，



当场派人将这两名校官叫到跟前，狠狠地训了一顿，当众叫人摘掉了他俩的肩章。

面对一个充满艰苦和未知的共同去向，“十万转业官兵”如果全部斗志昂扬，或全部牢骚满腹，这都不是真实的历史。面对在整体和个体利益之间，在理想主义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差异，人们在态度反应上的不同是完全正常的。正如不能把知青下乡的态度说成是全部自愿或全部非自愿一样，转业军人在前往北大荒的命运安排面前，理当因人而异。王志民老人讲述的“王震开骂”的故事，让这个庞大群体拥有了个体和个性，因而变得真实和可信起来。

我问王老：“王震的这次讲话效果怎么样？”

王老说：“效果明显，他这一骂把大家伙儿给骂醒了。第二天一大早，密山县城出现了很多标语，接着就是转业官兵们浩浩荡荡地出发，老百姓都围在路边看热闹。

“我身上有维持秩序的执勤任务，要在密山继续住一段时间，所以看到了不少部队出发时的场面。有个转业军人推着一辆自行车上路，旁边的当地居民说，你瞧着吧，一会儿你就得扛着车走了。小伙子说：没事儿，我骑它，它骑我都一样赶路。

“有一个戴大盖帽的军官挑着一个竹扁担，一头是行李，另一头是小孩，他老婆在一旁一边逗孩子一边走。有个老太太说：那么大点儿孩子真可怜，那军官说：没什么，这小子生下来就是小八路！我当时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说话之间，王老的眼泪流了出来。

在那一茬参与过建国立业和朝鲜战争的军人中，在设想自己及后代的未来时，能够预见到去北大荒的人一定不多。人都有向上之心，当个人对前途的设想和现实赋予他们的使命完全背道而驰时，这一代军人选择了服从，很多人是带笑地服从。军营和军校的环境，毕竟和荒原上的农耕生活相去甚远。当看见一个军官挑着行李和孩子含笑走向北大荒的漫漫荒原时，同为军人出身的，又曾经有过航海畅想的王志民又怎能不触景生情呢？

王志民擦了擦眼睛继续说：

“我们120个海军军校来的人，在密山执勤到5月初，然后一起到了852农场。我到了之后先干了一阵农工，然后上农业技术学校。我学的是航海，搞农业从零开始，必须学新本事，咱不能当外行呀。

“1964年我被分到农场团委当干事，做政治教员。‘文革’一来，我们这些小官儿都成了‘走资派’。我不服批斗、不认错，被下放到7分场1队去改造。兵团时期，

那里被编为 20 团 7 营 1 连，被‘解放’后，我当了一个连队的指导员。珍宝岛事件后边境局势更加紧张，我被调到了战备前线，在五林洞、王麻子店一带的值班营当副教导员。”

我说：“兵团时期的军人和你们 1958 年来的军人不一样，他们第一是没脱军装，第二是刚到就主导垦区工作，不像你们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您怎么看待这批人呢？”

王志民说：“在兵团时期，我们这两批当兵的人有过一段矛盾期。现役干部是带着对我们看法的框框来的，说我们这些人代表的是‘旧农场’，20 团第一任政委说的话很刺耳：‘852 农场有耿、黄这样的头头，带不出好干部！’这不把我们上上下下都否了？过了一段时间，兵团开始纠偏了，比如我们的周华太团长就说过：‘不能把老干部学习班视为‘黑帮班’，这是混淆两类性质的矛盾，你们是农场建设的生力军。’后来到的兰惠廷政委也和我们老干部关系很好。我从五林洞值班营回来时，团政治部主任、现役军人张庆久说：‘你抓连队建设是对的，连队没房子，团部就是搞得再好，人心也不稳。’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役干部对农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对知青您怎么看？”

“1967 年 7 月，我参加过到北京接知青的工作。当时接知青的规模和后来兵团时不一样，但对北大荒也是一件大事，知青到这里来，对改变农场人员的知识结构特别重要。我接人的原则是一句假话不讲，咱农场不能糊弄人啊，一定要让人家有备而来。讲假话容易动员，但人来了以后就麻烦了。我们到北大荒时基本上没人接待，可知青来的时候农场是夹道欢迎。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让邓小平给纠正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壮举，造就了一批能吃苦、肯奉献、了解社会底层的城市青年。无论下乡还是回城，这批人都实实在在地承载了社会责任，眼里有大局，还出了下决心扭转执政风气的总书记。”

我问：“你们 120 个海军军校来的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农场？”

王志民说：“现在还有两个。和我一起来的战友里，有一批人后来被重新分配工作，回了他们家乡的省，剩下的人有不少在农场退休后也走了，最后留下三个人。我在 852 农场，另外两个在 850 农场和 853 农场，最近死了一个。

“在北大荒一直干到退休的 1958 年的转业官兵，基本上都是农场的领导干部，我们把留在这里当作是一种光荣。没有这一帮死心塌地扎根的人，北大荒不会有今天。



“当过兵的人，一辈子有军人情结，最爱唱的歌活到老都是军歌。当年我们这些海军学员刚到北大荒时最喜欢唱的那首歌，现在已经没人和我一起唱了，差不多都死了。我希望你能记下这段歌词：

不是整装上舰艇，不是横戈渡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召远征北大荒。  
用拿枪的手拿起锄头，命令黑土地交出食粮，让胜利光荣的军装，在黑土地上再现辉煌。让强劲有力的臂膀，在黑土地上绽放红光，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

我认识老兵王志民是老兵谢克沛牵的线，而我找到谢老，则是他当年在3分场的下属、天津女知青马春生搭的桥。

当我在852农场场区的主干道旁下公共汽车时，谢老已经站在路边等候了。那天正好是2013年6月18日，是兵团组建45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北京那边热闹非凡，三千多兵团知青齐聚蟹岛度假村，给兵团“小六九”过60岁集体生日，而852农场却十分清静，宽敞的主大道上人迹罕见。这让我产生了两层联想：人去楼空，人去留痕。知青如此，老转业官兵也如此。这两大群体都淡出了历史，但农场却在他们打下的基础上一步步走进了现代化。如今的852农场，居民区路宽楼新，四周望去绿野无边。这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再来一次城市移民，北大荒还愿意接纳这些人吗？

我曾经回访过自己第一次插队的山村，当年的村庄已是一片废墟，梯田全部退耕还林。面对今天耕地无边、一片葱茏的852农场，我意识到谢克沛这一代老兵和马春生这一代知青留给历史的东西更多。

谢老是贵州织金县人，在兵团时期是20团3营副营长，在兵团转制后是852农场3分场的副场长。在同龄的1958年转业官兵中，他的体态和面相都显得更为年轻，而且精力充沛、头脑敏捷，会使用电脑书写回忆录。

谢克沛出生于1936年3月，1949年读初中三年级时，他的家乡来了解放军。他在1951年1月参军，先在解放军第四后勤学校学习一年，之后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在志愿军里先后当过汽车排长和车管助理员。1957年他从朝鲜回国，被调入杭州军区后勤部工作，次年3月转业到北大荒，历任农具手、拖拉机车长、机务副队长、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分场场长、党委副书记、852农场劳动服务公司经理。1996年他退休了，之后一直住在农场。他在回顾历史时的心态是：以战争中和垦



图 11-3 面对今天的 852 农场场区（下图），如果没有 1958 年的老照片（上图），人们很难想象转业官兵当年立足于此时的景象。和中国的很多失去了古迹的大城市相比，这里并没有告别传统，而是以传统为根基走向了兴盛。

荒中的经历为荣。他说：

“1952 年 4 月，我们第四后勤学校的 92 人进了朝鲜。第二年我在志愿军汽车 1 团 6 连 2 排当了排长。我们全排有 3 个班，每班有 5 台苏产嘎斯 51 卡车，载重 2.5 吨。当时全国动员为志愿军炒面，我在后勤学校还炒过一个星期呢。到朝鲜后，我知道了这些炒面是怎么送上前线的。我就亲自送过炒面，卡车上装得满满的，一袋子 10~15 斤，